

# 香港人需要藝術?

Ling FUNG (馮鈴)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Art and Design Commons](#), and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

香港人需要藝術？

馮羚



(圖片來源：<http://www.savetheteacher.com/2017/05/collaborative-circle-painting.html>)

香港人需要藝術！

一直都知道，藝術對於人類發展有一定的重要性，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它既能反映出當地的社會、活動、思想，同時，亦能滿足人類精神需求，更是社會特殊的意識形態。根據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論述，人們可以通過藝術審美而獲得短暫的解脫（Arthur Schopenhauer, 1818），而他的論證，相信大部分參與過藝術活動，抑或是進行社區藝術活動的人，都能親身感受得到。然而，現時香港卻視藝術為怎麼的一件事呢？究竟大家是如何去看待藝術？而藝術在香港受到重視嗎？

前言

現時，相信不難發現，十之有九的小孩自小都會學習藝術，無論是畫畫、音樂或是跳舞，幾乎每一位家長都會帶他們的子女去上形形色色的興趣班，儘管有些家長沒有能力支持子女上興趣班，相信仍有著一顆希望子女能學藝之心，總希望自己有能供養子女學藝術。說罷，大約早於五至十年前，香港更誇張地

發展到「學鋼琴不算是懂音樂」的奇怪現象。根據這情況推算，在香港的藝術工作者的數目、重視藝術發展的程度，以及藝術發展空間及水平必定是不錯。然而，為什麼真正在大學時期主修藝術的人卻變得那麼少？而在子女選科時，為何大部分家長對於子女選擇藝術為主修科目的想法，卻與當初供養其子女學藝術時抱有相反心態？究竟他們如何看待藝術？

### 藝術的意義是……？

容許我大膽的說，藝術對於絕大部分香港家長而言，只是一件工具而已！

香港的家長們，表面上希望子女們自小學習各種藝術，實際上他們只是為了讓子女能更容易考進理想的學校，他們普遍認為好成績等於好前途，將來能賺更多的錢。當然，也不能排除有部分會認為至少可以讓子女將來可以有一技傍身吧！不過，這些想法其實是被資本主義所支配，離不開同一個理念——賺錢。

而市面上不同的音樂中心、舞蹈學院、畫室等，會打著「學藝術可以幫助孩子們多元發展、培養藝術修養氣息」等旗號，說到底，其實都是把藝術當成賺錢工具，課堂的內容就如一般填鴨式的教育模式，內容全以考試、比賽為本。試問，在這些目標為本的模式下，小孩們得到的又會是甚麼？一張又一張的獎狀與考試證書又意味著甚麼？在這股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學生們，他們將來又會怎樣看待藝術？他們又會視藝術為之甚麼？

說罷，不禁感嘆一下！

在這裏先不去分析這種奇怪的社會現象背後的原因及其文化背景，相反，有一點我更想去反思的是：究竟，藝術的真正義意是甚麼？

這個問題，大概就像哲學性問題一樣。本人嘗試抽取在黎建球著的《人生哲學》一書中，幾個最深表認同亦具代表性的名言說法來回答此問題：

- 謝林（F. W. J. Schelling）：「藝術是於有限材料之中，寓以無限的精神。」

-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藝術是把絕對的精神，予以直覺地表現。」
-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藝術是使我們忘卻現實的苦惱的一種一時的解脫劑。」
- 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藝術是人間傳達其感情的手段。」<sup>1</sup>

我對上述深表同意之原因，不在於思想家們的權威，而是一直以來自身投入藝術創作過程中的體會。每當我去享受各類型不同藝術的過程時，一切的煩惱都會頓時被擱置，亦因為煩惱被拋諸腦後，內心深處的情感都會在不以為然的情況下，透過進行藝術創作的過程自然表露出來。而在這個過程中，思想好像不受到任何的禁錮，那所思所想無論是對是錯、合乎邏輯與否，都不受規限。這刻，一直受著萬般壓迫的我們，是不受壓迫的。這過程正是我們透過感官，以及謝林所說的所謂「有限材料」來發生作用。此刻，儘管我們的思想多荒誕、多無稽，在進行藝術創作中，都是可行的。因為藝術的任務，並不在於表現這些思想，而是在於傳達我們對這些思想的情感反應。而這種舒緩，對於未曾「真正」參與藝術創作、對藝術帶有偏見、抑或是把藝術視為工具的人而言，相信只是個神話，然而，這卻是藝術的真諦。

每個香港人都是被壓迫者，每個人都有包袱，每個人都總有煩惱。香港人所面對的問題，相信亦在全球各大統計排名中名列前茅，隨便在網上搜尋一下，都可找到香港人在壓力、開心程度等方面的排名，對比全球多個國家是如此驚人，例如香港人連續幾年在服務業的「全球微笑指數」，<sup>2</sup>不是全球最尾，便是倒數第二。一直承受著如此大的壓力，卻沒有正確的途徑、方法去釋放，工作起來還有笑容嗎？生活會開心嗎？當被壓迫者日積月累地受到壓迫，若過了臨界點的話，又會釀成甚麼問題？近期社會上出現愈來愈多自殺事件，自殺甚至變得年輕化，學童自殺的字眼在日常的新聞中已不再是新鮮的事了，單單在二

---

<sup>1</sup> 黎建球（2004），《人生哲學》，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第 89 頁。

<sup>2</sup>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2376354>，<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407/833776/>

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學年的懷疑學童自殺個案，根據報章的粗略估計平均約九點三日便有一名二十四歲以下的學童自殺身亡。<sup>3</sup>這又意味些什麼？而藝術，既然是一種天賜的解脫劑，它又如何在香港——這充斥著壓迫和無力感的社區中發揮其真正的意義，又可以在社區中擔當著怎麼樣的角色？

### 有一種藝術，在社區！

社區藝術，雖然在香港並不是很多人認識，就連我本身讀過藝術，都只是簡單聽過這詞彙，大概猜到是甚麼，而並非真正知道，透過社區藝術可以如何改變社會，抑或是社區藝術有甚麼意義。一切都需體驗過 Circle Painting、Community Music 和各類型的民眾劇場，才能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藝術對社會的真正作用。

### 拿起畫筆下的暢快——Circle Painting

這正正是一種暢快沒錯。對於多年已經沒有拿起畫筆的我，在未進行 Circle Painting 之前，其實也有一定的恐懼，然而，在創作的過程中，本身會憂慮的問題，如我手不能畫我心、連「火柴人」都畫不好等都拋諸腦後。全因在創作其間只需透過繪畫一些簡單的圖形，運用自己的美感，亦配合其他共同創作者的創作互相協調，在那靜靜的環境中，大家猶如脫離日常忙碌的生活環境，靜心的、專注的去用畫筆隨意作簡單的創作，那一刻的創作，是隨意的，是直接的，是直覺反應。而只是經過這大約個半小時左右的創作過程，我便體現到叔本華的見解，我們如何透過藝術忘卻現實的苦惱。而對於壓力過大的香港人而言，這樣簡單的一個過程，相信可以是一顆能舒壓的好良藥。特別是對於學生，現時他們能夠拿起畫筆不受規限地去創作的機會，大概對這一代而言已變得罕有，然而，只是透過這樣一個簡單的過程，卻可令他們的情感得到即時性的發泄之外，透過他們畫筆下的創作，亦可成為一個切入點，去了解他們心中難以啟齒的抑壓。況且，這更是個可以容許大量群眾參與的大型藝術創作活

---

<sup>3</sup>【2017 回顧】平均每 9.3 日一青年人自殺 數據解構為何踏上不歸路，香港 01 港聞，2017 年 12 月 28 日：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141085/-2017%E5%9B%9E%E9%A1%A7-%E5%B9%B3%E5%9D%87%E6%AF%8F9-3%E6%97%A5%E4%B8%80%E9%9D%92%E5%B9%B4%E4%BA%BA%E8%87%AA%E6%AE%BA-%E6%95%B8%E6%93%9A%E8%A7%A3%E6%A7%8B%E7%82%BA%E4%BD%95%E8%B8%8F%E4%B8%8A%E4%B8%8D%E6%AD%B8%E8%B7%AF>

動，這意味著可以讓多人透過創作出震撼性更大的作品，在過程中得到屬於自己的解脫，共同以開放、包容的畫布做舞台，經歷 Connect、Create，以及 Celebrate 的過程，從而解開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並因而感覺自己。

### 賦予動感與釋放的音樂——Community Music

音樂，其作用更是無可置疑。而 Community Music 的概念，更是打破了一貫樂器規範的空間，利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工具，如長筷子、水桶、鐵罐等隨處可見的物品，化身成為敲擊樂器，繼而輪流合作，敲打並譜出不同的節奏。這種創作，是很即時的，比起 Circle Painting 更為直接得多，所創作的時間更短。此舉也體現了黑格爾認為藝術是絕對的精神，予以直覺地表現的觀點。而這些直覺的觀點，就在即時演奏的那刻，給直接地演奏出來，蘊藏在內心深處的情感，便透過移情作用誠實的表達出來，從而得到真正與直接的釋放。

### 跨進現實、真情流露的演出——民眾劇場

無論是一人一故事劇場 (Playback Theatre)、展望劇場 (Play-forward Theatre)、抑或是慾望彩虹 (Rainbow of Desire) 等各類型的民眾劇場，都是令受壓迫者透過戲劇藝術而認識自己的慾望與壓抑，得到情感上的淨化。這類的民眾劇場，有別於一般的劇場模式，製造了一個不同的空間，打破了一般演員與觀眾的權力關係模式。因為在民眾劇場當中，各人都是演員，各人都有機會成為編劇，各人都有訴說的機會，就讓嘴巴和身體，向群體訴說一個又一個自身經歷的個人故事。在這過程中，被壓迫者獲得解放之餘，更能透過各人的討論來發掘出社區中大家所面對的現況、處境、問題、以及挑戰，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得以建立，容許大眾有不一樣的討論空間和反思，更以劇場的體驗幫助觀演者 (Spect-Actor) 積極面對及抵抗自己生活上所面對的不公及困境，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其實可以做出改變，使劇場化為手段，成為一場反客為主、還劇於民之「革命的預演」 (a rehearsal for the revolution)，<sup>4</sup>並真正做到「Theat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

<sup>4</sup> Augusto Boal, 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 「藝術，我識條鐵咩？」

一般的香港人，就是擁有太多的情緒，而這些情緒日積月累，最後只會「爆煲」，這些問題和壓抑，並不是透過喝悶酒可以解決。身在香港，當你越是去認清自己，就越會發現自己的無能為力。面對現時香港社會的處境，所有人其實都是一個被壓迫者。而只要透過進行不同方式的藝術，便能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勇於面對自己之餘更能回應自己的感覺和情緒。而參與社區藝術，不但能透過藝術來表達自己，抒發出自己的情緒與壓力，更能凝聚人民，使群眾互相學習、互相連結，得以讓香港人獲得全面釋放（Total Expression），並因而帶來轉變及療效，況且這對於有否接觸過藝術訓練，根本就不是問題。

其實，每個人都有金礦的能力與天賦，只不過是未曾開發而已！

## 結語

自小受過基本藝術訓練的香港人必定不少，而且，大多香港人所受的更是達專業程度的藝術訓練。只不過在深受資本主義影響下，香港人都只視賺錢為本，一切的行為都基於自身利益先決，以致日常生活中的本質性問題都幾乎被忘掉，甚至藝術的真正意義都因而被扭曲、被遺忘。

在此，只好但願，香港人，不要忘本，你們，只是短暫的失憶吧！